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七

函史編

戶曹類

賦役書

河南尹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獄死則知牧守之設獨在擇賢又任令自專其事因時順俗爲理而下詔書條其事令奉行獨文具愈趨弊無益也乃杜詩於南陽脩召信臣故所造鉗盧陂廣灌溉歲增多其二萬頃王景爲廬江脩孫叔敖所起芍陂境內豐給則循吏傳志之矣其後仲長統言令遠州縣

界至數千里而諸夏有十畝其桑之廹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而代俗有安土即死無離去之心宜令諸上廣人稀地未墾者限大家勿過制頗徙民力農者往業之亦可因徙罪人以守禦使崔寔著論言聖人分耦耕口地令各相副適使人飢飽不懸所以齊勢遍而均貧富也秦隳法制而尊獎并兼之人烏氏以牧豎致財寵比諸侯寡婦清以攻丹穴頽業擅其利禮以上賓於是巧猾之氓遂肆其意家累鉅億地侔封君行苞苴以亂執政養劍客以威黔首專殺不辜擬人主故下戶崎嶇無所托足乃父子低首而奴

尋之猶不贍于衣食生有終身之勤歿有暴骨之憂歲小不登流離溝壑其所以傷心腐臟失生人之樂者蓋不可勝陳也古有移人通財以贍蒸黎今青徐兗冀之間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土曠人稀田不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饑餒終無適樂土之慮故人之爲言瞑也謂瞑瞑無所知猶羣羊聚畜然須牧者之所置之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耗宜徙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土振人之術也時不能用其後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千餘人相食是時

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益勸課而百姓以安迨後五胡雲擾中原地益蓁蕪不治人士轉徙江左因山谿水泉之利火耕水耨爲力差易爭趨之而江南之賦因遂爲天下饒魏太和中天子慨然有意于三代之治勞來安集下詔言去年牛疫死今東作興人何所須而耕朕甚憂之其令民有牛者視常歲通自力無力者倍償之以耕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于是李安世上疏言竊見州郡之人往因年儉移棄其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代始返舊墟廬井荒涼桑榆改植易生假冒彊宗豪族

肆其侵淩、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年載遼遠、鄉老所惑、群證莫據、各附親知、互有短長、爭訟遷延、連紀莫判、使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棄而不採、欲令家豐人給、其可得乎、臣愚以爲宜立古均人量人之官、審其經界、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使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所爭之田、宜限年爲斷、事久難明、定屬今主、以絕欺妄、帝深納之、於是詔均天下田、民年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杜佑曰、不栽樹名露田、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人、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更休、人年及課、則受

田、及老而免、身沒則還奴婢牛、隨有無還官、惟桑田不在還受之限、初受田者、夫給田二十畝課種桑、餘種爲桑五十株、棗五株、榆三株、不宜桑之土課蒔餘果、及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棗榆、民田視兒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更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戶分所當受田、民無得賣買諸麻布之土、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諸有舉戶老小殘疾無堪受田者、年十五以上、雖疾各授以半夫之田、踰七十、毋還、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受婦田、諸受田恆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買賣奴

婢牛者、需明年、乃聽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蒔、得來居者從授之、其地狹處募遷不樂遷者以其家桑附爲正田、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出分其家、人樂遷者聽逐空荒、田不限州郡、其田足之、鄉不聽遷、新遷者丁三口、給地一畝、爲居室奴婢五口亦如之、男女年十五以上、因口分課種蔬菜五分畝之一、諸進丁受田者從所近、諸遠流配謫無子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而給授先所親諸理人之官各隨秩給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八頃、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杜佑曰職田分起此

蓋寔始均田北齊周隋沿之有永業露田職分田公
廨田墾田之制唐制令民田五尺為步二百四十步
為畝百畝為頃授田之制丁男年十八以上人一頃
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老及癃篤廢疾
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
二十畝為永業餘為口分永業田樹以榆棗桑及所
宜木皆有數凡鄉田多足授丁者為寬鄉少者為狹
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歲一易者倍授之三易者
不倍授工商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民徙出鄉及貧
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

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田鄉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近州凡新附之戶春以三月免役夏以六月免課秋以九月課役皆免徙寬鄉者縣復於州出境則覆于戶部官以符達之自畿內徙畿外自京縣徙餘縣有禁入外蕃人一年還者給復三年二年還者給復四年三年者給復五年浮民部曲客女奴婢縱為良者附寬鄉貞觀中太宗方銳意于治課州縣吏以鰥寡少者進考如增戶法失勸導農田者以減戶論其因荒有社倉

賑給不足爲徙民豐登州縣就食焉尚書左丞戴胄白請自王公以下秋熟計所墾田斂穀于所在爲義倉歲凶以給民上善之詔畝稅三升粟麥秔稻隨土地所宜寬鄉斂以所種狹鄉濟督之歲收十損四者免其半十七者盡免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爲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以爲差下戶及夷獠不在是歲不登以貸其後洛相幽徐齊并秦蒲等州各往往置常平義倉矣凡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糶陳爲著令當其時脫戶者有禁漏口者有禁浮浪者有禁占田違限者有禁官司應

授田而不授、應課農桑而不課者、有禁而上以致誠
行之、以能民物蕃息、馬牛被野、號稱太平、後方鎮益
恣睢、濫爲五代、民極毒荼、惟河南張全義頗有古循
吏重農務穡之意、方全義始至鎮、荆棘彌望、白骨蒲
地、民不滿百戶、全義遣屯將持旗榜詣所屬縣、招流
民復業、蠲租稅、存撫之、刑寬事簡、餘五年、歸者如市、
桑麻蔚然、于是選壯者農隙教戰陣、以禦盜、而加意
勞來、每出行見田疇美者、輒喜下馬與僚佐共觀、召
田主勞賜、見蠶麥善者亦然、其田荒穢不治、則召田作
者集衆杖訴之、訴之人牛者召隣里譙責、于是隣里

勸助戶有積蓄百姓言張公見聲妓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在洛四十年洛稱殷富焉周世宗嘗夜讀唐元稹所爲均田圖大善之喟然曰此致治之本也欲行王政其必自此始矣詔頒其圖令使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盡均天下之田太平興國中詔兩京諸路許民相推練習土宜明樹藝法者一人補農師令相視田畝肥瘠及土地所宜課餘夫分營種所墾田爲永業不取租民飲博怠不桑耕者農師謹察之白州縣論罪後以煩擾罷端拱初親耕籍以勸農時議甸民稅重兄弟壯者分而聚其稅于一家

即棄去縣按其所棄除其租已而匿他舍佃作知封丘縣賞其最以聞賜緋魚擢知開封府錄事主廉嚴兆專苛刻求課最祿以煩擾罷詔諸州通判條所爲均賦稅輯流亡恤孤貧察姦倖若民間所便利限一月附疾置以聞又下州縣戒里胥鄉老察富民責貸息踰母者罪之至道中直史館陳靖言環京畿數十州幅員數千里地墾闢者十一二而稅入者十無五六逃亡游惰地利日削賦稅歲減故民食寡而國用不充臣嘗奉使四方見汚萊極目膏腴坐廢詢問其由皆以爲詔書屢下許民復業蠲租寬役而州縣吏

奉行無當擾之甚也。夫民之流徙始由貧困避逋責
逃租賦而然方始逃時里之人既撿會其室廬什器
桑棗材木以輸官償負矣招令復業生計蕩然朝耕
尺寸之用暮入追呼之籍里胥刺擾繼踵而來雖蒙
蠲其常租實無補于損瘠以致遊蕩絕意歸耕臣請
擇大臣一人有深識遠畧者領大農事于郎官中選
才智通明能御民撫衆者爲之貳以經度之自京東
西爲擇諸官腴未耕之地廣募開墾蠲其租賦許令
別派版圖便宜從事酌民衆寡並地肥磽而均配之
加以勞來勸課令其不倦耕桑之外令益種雜木蔬

果蓏畜羊犬雞豚分畫經界漸擬井田營造室廬立保伍諸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卹之義咸爲科條使之知方斯實敦本化人之宏規也俟三五年後生計成立履畝定賦然後上新附名籍於計府其初復業請佃者官給借糧種耕牛其所驗肥瘠爲三品上田人百畝中田人百五十畝下田人二百畝田成歸並計百畝定賦其室廬蔬韭及桑棗榆柳種藝之地給視丁爲差宜可舉行上覽之大稱善召對獎諭令條畫上而宰臣呂端言請所立田制攻舊法又大爲國費請下有司議遂以使陳恕等對如靖請便乃詔

以請爲勸農使按行陳蔡許潁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而大理丞皇甫選光祿丞何亮沮廢其事上終以爲可行詔請經度又以三司言費官錢浩穰而罷參政仲淹陳事言昔五季列藩割據遇荐饑欲乞糴無從故各務于農以充其國臣在蘇州詢訪高年每云曩吳越未納土時蘇州營田軍合四部七八千人專用功防江築隄以去水患于時民間錢五百糴米一石自皇明一統江南不稔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取之淮南於是慢農政而不修江南圩田浙西河塘之利日廢今米石不下六七百錢備荒賑借此於異時

踊貴甚矣民困　困貧固其所也又京東西路旱澇積潦之地往國家特令開決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復湮塞請每歲秋勑諸路轉運司下所屬吏視農田物土之宜或開河渠或築堤堰或潴陂塘諸可爲旱潦備者本州選官計工歲于十一月間興役半月而罷具功狀聞如此不已數年間農利大興下無飢歲上無貴糴東南歲漕之費幾可省矣其勸課法宜討論古法取簡約易從者頒行事著令而寖熙寧中天子銳意于治創農田水利方田諸法意本以便民而將牟不務慎重守令行敦養惠牧之政委任責成顧

遣使者行天下領其事操切縣擾覆用爲民病建炎初廣州教授林勳獻本政書十三篇畧言國家兵農之政大率因唐五代之故農貧失職兵驕不可使而飢寒四逸爲盜賊也亂本立矣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羡田之家毋得更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農耕羡田而雜紐錢穀爲十一之稅而止每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兵二人馬一匹率爲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爲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又分爲

丙番以直官給守衛是民三十五年而役乃一週也番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十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筭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榷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具書奏以為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勲又獻比校書二篇大畧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為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

四萬八千田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人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盡土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多遺利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也朱文公熹甚愛其書東陽陳亮歎以為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為井地之學者莫能加也然覺莫之行時富人探勢乘急令少其畝賦之數以為券官因用課稅故田多稅少貧者急下售田利一時之得而忘其患故田去稅存而

貧富益以不均景祐時諫官王素請均定歐陽修亦言秘書丞孫琳往在洺州肥鄉與大理丞郭諮以千步方田願召二人者主之當可均三司使亦請于亳壽蔡汝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于是遣諮詣蔡州諸首括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于民巳羣民謗愬乃上言州郡逃亡多田未可盡均朝廷亦重勞人遂罷焉嘉祐時復詔均定命三司使包拯與呂居簡吳中復總之遣官分行而秘書丞高本在遣中獨以爲可已復罷纔均數郡而已南渡兵燹令甲罕存即常賦又復無正紹興中左司員外李椿

多富人賄

年、上言經界不正爲害十詔椿年爲兩浙路轉運副使措置之、時須制量田不實者、至配流、江山尉汪大猷白椿年曰、法峻矣、民未喻、猶將益爲奸欺、願聽陳首追正、不爲罪、椿年爲輕刑省費、吐實者甚衆、將鄭克行四川經界頗峻、責州縣而所謂省苗田者至嘉蕪有征判嘉州楊承太息曰仁政而虐用之非法意也、上不違令、下不貳民、其可乎、乃召諸縣令謂之曰、平易近民、美成在久、謹行之、求無愧于心、宅何畏焉、事迄成、爲諸郡最、而椿年竟以沮壞失官、淳熙中朱文公熹知漳州、言經界扰民間莫大之利、紹興已推

行之處、圖籍具存、田稅可考、貧得實、訴訟不繁、公
私兩便、獨漳泉汀三州未行、細民業去產存、不勝其
痛、而州縣坐失常賦、日朘月削、今不治、將後靡底
止、臣不敢憚身先之勢、而後一州之利病、獨任以
爲必可行也、詔報可、而豪右占隱者果爲異論以搖
之、前詔遂格、自限田名田之議。先漢不即行而貧富
益遠。獨唐李翱宋林勳倣三代井田遺意。考古驗今。
分劈講畫。作平賦政本二書甚具、而宋儒張載有買
田一方畫爲數井之思。且講求法制。以爲不刑一人
而可復、時皆不售。至椿年熹所欲行經界。非復若限

田均田。有反右拂衆之難。獨丈量隱稅、令貧富得以實自占。去古事益遠。而亦竟沮不行也。豈不痛哉。上遣工部郎中王右按視之（宿衛青州）廬舍道巷繩引碁布肅然如營陣中右圖上其事有詔褒美所活五萬人皇祐中韓魏公琦奏請戶絕田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鰥民之孤獨癃病貧不能自存者曰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中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戶約留租百石爲率其戶寡田有餘者鬻如舊而廣惠倉法始于此△振老孤恤矜寡予之粟而不責其償最爲得古先天民無告之義然其將戶絕田

舉縣官不聽繼息爭官自鬻戶絕田故行也熙寧法
行廣惠倉田常平倉粟麥以爲青苗本云爲補助當
青黃不接時得有振也乃其法始云願借聽不願勿
強後乃抑配始云願借錢者聽不願勿強後貸收勒
皆錢方春貸民輕舉其錢以責糴比秋成則賤責其
穀以質錢亦爲困民而已矣淳熙中朱侍講熹守南
康爲上言蘇軾有言熙寧中本路支發及別路轉粟
若放課稅利通計影百鉅萬累以振貧窮而于救荒
無分毫益者則後時故也臣里中開糶鄉有社倉一
所先年飢臣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以貸夏受米

此法甚善可行

于倉石加息二斗計所受米以償後隨年斂散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飢盡蠲積十有四年貝以原常平米六百石歸府而見儲米三千一百石有奇爲社倉止不收息石收耗三升故一鄉四十五里之間即遇凶年人不缺食孝宗大善之詔下其法于諸路而社倉之法始于此本社倉取息不異於青苗而民獲其利者以青苗取錢于民以所無社倉取穀收之于方熟青苗在官吏得緣爲奸社倉在民主以鄉人士君子吏無與焉故也然社倉亦一時惻隱之善非經久之利也蠲息之後止于收耗即豐歲適足償其本一

遇水旱五穀不登即欲償其本而無繇糾與之乎謝
前功盡棄必收之乎則民食方艱勢不得不展需豐
年連遇水旱其澤盡竭于斯時責償而後貸之民春
家舉貸之利而先被責償之害寬息之惠僅什二而
取償之急乃什九也固不若義倉斂之平歲貸之凶
歲償之豐歲之為善矣嘗竊私計以為鄉人士君子
志鄉社之法必視歲上下其息足貸後廣積之為愈
比凶歲以補不足助不給而予其貧無告者廣其益
乎理宗時社倉久益弊皆移用其本至無可給而欠
負拘催不異正賦民旧不能償者展轉增息厲德民

至有以胥併自經死者。上方表章公學。有司以公姓
固然相覷莫敢更判。官黃震本受學公門人黃幹焉
信公特以爲不可。曰。法出于堯舜三王。然且窮必變
變則通。而後乃可久也。況法本屬之民而今歸之官。
則爲弊固宜。乃剏買田六百畝。代耐倉息爲立約。非
凶年不貸。貸不復取息。如此其時矣。故法不能以自行
也。孝宗時有言湖北民占官田廣。獨輸常賦。爲避優
欲從實料稅。聽民先自實者。臺官言往朝廷經界獨
行之兩淮。而京西湖北如故者。蓋以兩路土曠人稀。
抑招誘之使耕。猶懼其不至也。今湖北惟鼎澧地接

湖南墾田頗多。自餘岳鄂漢沔之間、迫近敵境。汙萊彌望。土著往往而絕。其有存者。皆江南狹鄉。百姓扶老攜幼遠來請佃之人也。若依畝而稅。將獸徙鳥散。恐于公無分毫之益而直為良民擾。且使邊圉空虛。為國憂不細也。臣竊以為但當誘之開耕。不當恐以增稅使田疇盡闢。歲收滋廣。一遇豐稔。平糴之。以實邊省歲漕。其為利亦博矣。事得寢。大抵南渡來六師萬衆之命一寄于東南而金人乍和乍戰軍需歲幣又浩穰不給。故水利大興。江東西明越圩田圍田陂塘堰閘之利必設。諸籍沒田入官者募人耕。仍私額

課租額故重而州縣胥吏倉庫吏及百執事又侵漁
苦之于是詔斥賣諸路沒官田以佐費而折配倘催
重侂冑督之弊生民愈益困其後大恨于賈似道嗚
呼官田賣之民則抑賣公田買之民則勒買蓋官與
民交易弊必至于此也元成宗登極詔蠲天下田賦
十之三江浙省臣言江南民多貧瘠若無田皆佃富
人之田而歲輸其租今蠲復獨及田主而佃傭租輸
如故是優澤獨富民而壅不下流也為細民者不亦
病乎宜令佃民輸田主租者準蠲如詔書爲著令
太祖高皇帝起民間親嘗諸艱凶疾阨之困尤篤隱

加惻怛渡江初即以康茂才爲營田使諭之曰比兵亂隄防頹圮民廢耕作而軍用殷浩理財之道莫先于農事故設營田司命爾此職巡行隄防水利之事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潦務以時蓄洩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餙官傳送迎奔走爲紛擾無益于民事則非予付託之意吳元年即免太平應天鎮江諸郡租賦有差謂中書省臣曰民困兵革之日久矣土地荒蕪失業者多凋弊甚太平應天諸郡吾渡江開創供億所先勞之民其量免租稅以甦民已復嘆曰吾征在軍中糧乏空腹戰歸得一食雖粗糲

甚其、今未之嘗忘。吾民新出湯火、作業少。而供需浩出。其何以堪之。于是免太平租二年。應天鎮江租一年。又下禁種秫令曰予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軍國之費、皆民所自出。民效順輸賦、而科征重困、心甚憫焉。曩因民造酒靡米麥。行禁酒之令、而米麥稍平、或頗以爲益。然不塞其源而遏其流、不可得已、令農民今歲其毋得種秫。凡爲此者欲五穀豐登而價平、吾民得所種以養生、非有所苦。故令。嘗行幸鍾山自獻龍岡步至淳化門乃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不歷農畝者久、適見田者冒烈暑而耘、苦甚。心惻然憫之、不覺

徒步至于此。農爲國本。百需皆所出而苦辛若是。爲司牧者一嘗憫念之乎。又嘗祀圜丘世子從 上命左右導世子行田間令遍歷農家觀農所爲居處服食器用者。還謂之曰。汝一嘗知吾農民之勞苦矣乎。夫農樹藝五穀。身不離塗泥。手不釋耒耜。祁寒暑雨。終歲勤動。而茅茨草榻。風日不蔽。麤衣糲食。口體不充。國家經費。又彼所從出。故令汝一知之欲汝居處服御間。常念其勤勞。取用節而無横斂也。二年免山東西北平河南及秦隴民田租。下詔曰。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衆渡江保民圖治十四年于今荷天

眷佑荆楚三吳外薄環海悉以底定重念中國本華夏帝王之所自立而胡人入據垂及百年天厭亂作生民塗炭是用命將北征師度河而齊魯之民讙然來迎饋餉給軍不辭千里朕深憫焉其何忍復勞元年免山東租而昔吳燕都晉冀困兵革征歛尤甚于齊魯之民河南歸附而來師旅繼往念未遑加惠今大軍已北矣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及秦隴新附者夏秋額稅一體蠲免稱朕恤民之意又詔曰朕肇造丕基鎭江太平寧國廣德爲京師翼郡師旅之興供億仰焉子孫百世何得忘江左之民其

并免今年田租詔兵興來所在流徙者所棄田許諸
人開墾業之即田主歸有司于附近撥給耕作不聽
爭惟墳墓房舍還故主不聽占已又詔陝西河東山
東北平等處民間田土聽所在民儘力開墾爲永業
毋起科二十一年戶部郎中劉九臯言古狹鄉民聽遷
之寬鄉欲地無遺利人無失業也今河北諸被兵之
處田荒民居少宜徙山東西之民往就耕 上曰山
東多曠土不必遷遷山西澤潞民無田者往業之令
耕種蠲科繇戶給鈔二十錠備農具焉二十七年令
工部移文天下課百姓植桑棗里百戶種秧高二始

同力運柴草燒地已乃耕比三燒三耕已乃種秫高三尺分植之五尺濶為壠每百戶初年課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訖具如月報違者謫戍邊。二十八年旨下戶尚書言民供給繁勞有年山東河南民除入額田地循舊科征外。新開荒者無多寡不起科。有氣力者儘力種。三十年命天下鄉置一鼓。遇農月。晨鳴鼓。衆皆會。及時力服田。其惰者里老皆併之。不率者罰。里老惰不督勸亦罰。湖廣孝感縣飢官請發預備倉儲粟以賑命行人馳驛赴之謂戶部曰朕嘗捐內帑金付天下耆民糴粟御凶荒誠急民

此即刺也
有所知之

也若歲飢候奏請而後發則民飢而死者多矣其即諭天下有司後遇歲飢先發廪振貸後乃聞著爲令荆蘄災命戶主事趙初乾往賑期後　上怒曰民飢而上不卹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德玩視民死而不救則吏之罪也誅之永樂初制郡邑各置預備官倉出金糴粟若民贖罪入粟收貯備賑擇其地年高篤實人管理之已詔天下郡縣于四鄉各置倉出官鈔糴穀粟備賑元年尚書資奏真定棗彊民初復業適旱蝗飢流殍者衆乞發實賑濟　上曰民困甚濟之當如救焚拯溺少緩無及也令往還發實非兩月

不可。民命在旦夕、誰能待之、命監察御史速督官發
賑。七年　上幸北京皇太子從道所經田家命皇太
子入徧觀。令知民艱難。因諭以農事為王業之所自
起。作務本之訓受焉。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兗州東
昌定陶諸縣土多曠不耕。青登萊諸郡民頗無田。宜
徙丁多者就田之。三年蠲其役。庶地無荒蕪。洛陽知
縣姚弘言縣有水田二十餘頃歲藝粳後伊河徙不
能灌成陸種歲籍粳供輸苦乞令納麥粟便民皆從
之勅河南布政使言朕為天下主所務安民民為國
本故每歲遣使者循行郡邑欲周知民所苦也近河

南飢而有司不以聞顧往往言歲豐罔天孰甚焉。此朕任非其人之過、其速令郡縣發粟振貸 昭皇帝監國時赴召過鄒縣見男女持筐盈路拾草實駐馬問所需。對曰歲飢以爲食爲惻然下馬入民舍視之。見民男女老稚皆衣百結不掩體竈釜仆不治歎息曰、民隱不上聞、乃一至此乎、顧中官賜鈔。悉召父老前問所苦具以對輙尚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民牧視民窮如此、亦頗動念否。執中對曰諸被災處皆奏免今年田租矣監國曰民飢且死官尚及徵租稅邪。即督郡縣履飢民數。近地給

三日遠五日。發粟賑。毋懼擅發。吾見 上自奏也。至
京師即以聞 上喜曰昔范仲淹子猶能舉麥舟濟
故舊喪。況吾赤子乎。賑之是也。及登極詔下言郡縣
水旱缺食有司即體勘振濟其民流徙田土拋荒者
為覈實除豁召別佃中官田聽衆民田例起科已奏
報上 上謂戶部尚書原吉曰土田民所賴以衣食者
也今所在州郡奏除豁荒田者衆。豈百姓苦于征徭
相率轉徙歟。抑年飢食不足加以疫癘致死亡歟。令
吾民何以至此。繼自今一切科徭務樽節毋煩苛仍
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民者具條聞。淮徐山東飢 上

坐西閣召大學士士奇等下詔蠲田租停官買物料學士士奇請曰　皇上恤民窮甚幸然戶工部事也當召令預聞　上曰救民窮當如救焚溺不可緩也有司慮國用不足往往持不决之意或中尼不行矣呼中官具楮札令士奇等就西角門書詔或曰山東地方千餘里豈必盡無收宜差別無濫恩　上曰恤民寧厚朕為天下主寧當與細民計錙銖書就即用璽遣使行。已顧士奇曰汝可語戶工部言。三省糧朕悉免之矣。　章皇帝嘗午朝退以天暑語侍臣念農事之勞也曰朕入九歲時甫讀書　皇考親書

唐聶夷中鋤禾日當午詩授之問曰解否對曰解詩
蓋言農事大艱難也。皇考笑而頷之自是朕每覩
此、未嘗不念及農夫。銘于心不忘。今官車不復還矣
已淚下沾襟又嘗閱書畫內庫得趙孟頫所繪豳風
圖渙然淵衷賦豳風圖詩其上揭便殿壁間已復作
織婦詞具述蠶績絲勤勞之隱而輔臣士奇言各
省官田起科不一而賦額重蘇州尤甚乃除豁 上
慨然詔書一下已復嚴遵格之令。嚴預備倉儲蓄之
令。青州民劉中等二百戶詣闕言永樂中以歲歉流
徙至北京東疆今二十年矣業成家今有司追還山

東願附籍聚糧便　上曰彼此皆吾土獨計民便安聽附籍冊追還原籍清民諸圍言光賢里官民田百餘頃舊堤六百餘丈海水得有隄以田今堤壞田荒禾樂中得青修迄今未興工築民失業　上覽奏太息曰陂池堤堰民所賴以贍耕民亦得上達良苦既得請奈何復俾閣慢廢之乎諭吏部責修築已申飭郡縣陂塘閘堨年久堙塞不能瀦洩旱潦不能灌溉者令修築復故為豪強占據妨民者責其還其實閘已詔郡縣官考滿以農田水利為殿最風憲官巡視息廢者糾劾之正統中詔農桑衣食本源布政按察司

及巡按御史嚴督州縣官及時勸課民毋有所惰荒
有棄田不治者覈所在田少丁多民徃種之交阯之
役命侍郎素行湖廣督軍餉　上謂尚書原吉曰朕
聞思湖廣去歲旱民艱食征南餉廣東西近地非乏
也其止素毋行新安縣知縣匋鎔言邑在山谷本瘠
土薄收今歲民艱食採拾不自給獨田驛有儲糧欲
申請待報而民命在旦夕輙先發給之需秋成還官
請伏專擅之罪　上曰真民牧也勑褒諭景泰中淮
徐飢歉者相枕藉山東河北流民徙至都御史王彰
不待報亟發廣運倉賑之近者飼以粥遠者給之米

力能它就食者爲粥遣醫藥者爲贖還其家即空廈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擇醫四十人分治之死給棺爲叢塚瘗之竊晝夜精慮事皆曲當所任使委曲戒諭出至誠人人爲盡力所全活數百萬人具疏聞且待罪初民流報至　上于樓轎上讀之大驚曰百姓飢死矣飢死我百姓矣其奈何已得玆發廩奏乃大喜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我百姓飢死矣成化中敕布政按察二司言在洪武中州縣設預備四倉所以廣儲蓄備旱澇爲民賴也比及廢弛爾等督同各府州縣正官將原設四倉斅實見在儲蓄有無多寡之

數。仍儘各處在官贓贖金穀糴粟備之有不敷聽于存留糧內借撥或于各里上中戶內勸助以充。其看守倉者于附近里分。僉殷實有行止者主之有通同官吏實收虛放爲侵盜者論如律。都司督同衛所正官于衛所地分置倉亦如之弘治中。儲蓄寡而盜繁都御史林俊乞敕省司招民輸貲入粟補散官及抵罪情輕法重者聽入贖爲常平本而募民各以其私立義倉義學義塚。名卓俗三美。得表門示旌詔施行已定制言州縣所備粟務三年積足周一歲之食而後已大郡五十里積粟三萬石。百里積粟五萬石。官

儲中程者爲稱職不及三分而上罰有差少六分課
殿而給事中吳世忠言積貯之名歷代不一而常平
義倉獨存于後世自臣觀之莫善于常平莫不善于
義倉義倉之法凶年則散之豐年則斂之其初未嘗
不善也然官與民償貸其弊易生方其貸也寄之于
里胥而詐冒之名多逭其償也責之于里胥而徵求
之弊作及其弊也里胥必詐取貧民而許爲詭詞貸
民必并與里胥而覬爲滅跡前者獲利後者效尤將
斂散之粟與存者無幾矣不貸乎將前功之盡棄必
貸乎恐給散之不敷其又弊有借止一石或償至十

數石而不足借止一年或徵至十數年而未休下戶細民有鬻賣子女并流徙而不肯窺倉廪之門見官吏之面者以致數竭于官有出而無入約爽于民有貸而無還其勢必盡廢而后已此義倉之弊也常平則不然豐年穀賤則增價而糴以為備凶年穀貴則減價而糶以濟飢願糴者與之而無所强受糶者去之而無所追千石在市粟價自平其利常周其本不仆故公私兩便惟常平為然今宜因義倉之舊更以常平之法量民數多寡以附乘酌道里遠近以立倉豐而糴委之于富民而計其數時凶而糶臨之以

廉吏而主其衡糴不出一人人不過一石而又善爲之處嚴爲之法使所糴者皆貧民而富者無所侵焉可矣或曰義倉之行飢者可徒手而得粟常平之設必轉貸糴本而粟始可得也其轉貸之際安知富人之不留難而徵取之時又安知富人之不侵漁乎臣應之曰天下無不弊之法爲治者但當酌其弊之輕重而審處之常平立于漢義倉立于隋而用常平者常多用義倉者常寡常平每廢而猶存義倉甫起而即廢至宋于常平特置提舉之官而義倉無聞焉亦足明其法之善矣後世忠出參議湖廣具疏言備貞

湖藩而所屬陂塘池堰湮塞如故召里老咨問云在
朝廷重農州縣以水利為急差官清理歲有修築于
時豪强不敢填占民以實保結故亢旱而農田有救
邇年州縣官惟勾攝詞訟其于塘堰冊報類非覈實
豪强填占又置不問雖奉勘合行視特科索里戶供
應而去初曷嘗一至郊野見所謂陂塘渠壩哉及亢
旱無收恩旨蠲免則已先期督徵入官民未沾惠而
國用不足往往又額外科徵之此獄訟所以日繁而
盜賊滋有也臣于是行所屬府州縣官清勘陂塘責
令築濬理其填占而臣巡行阡陌以稽督之兩月之

間漸見脩復自圖中素來貴戚內臣往往有莊田已
又有皇莊田倣宋季公田課租與以中官弘治中戶
部郎中周軫言天子藏富于民而 皇有莊示天下
私不可宜盡賦以與民即不然革管莊內臣責有司
課租粟解部進亦爲猶愈而景州阜城獻縣民田萬
頃界連東宮莊管莊內侍欲冒占民訴于朝命戶貟
外郎官廉偕御史錦衣官同往勘內侍遣人邀之曰
田歸我講讀官可得也廉曰以萬民之命易一官吾
不忍爲也至其地徧集居民指故迹明核卒以所占
田盡歸我同事者頗難之廉曰此戶部事我部官後

恩我當之。不以累公。竟得命長寧伯周彧以 皇太后弟與真定武强民爭莊田部刑部郎彭韶往勘實韶請田所塚視訖歸自劾。言伏闕為臣以不欺為本慮事以大體為先。我 太祖高皇帝立國撿覈天下官民田土徵收税糧有定額。已乃令山東河南額外荒田儘力開墾不起科。 宣宗皇帝又令北直隸地方亦比照前例。 英宗皇帝不許因廣寧侯家人横放民不堪擾將前地并韓諒還官地減輕起科已出無奈今周彧又奏求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敷奏以為地多有餘請再量出無糧地七十餘頃畀之臣等竊

踏田所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坦若磽薄者天時不同地利亦異如亢旱則低者有秋而高者赤地水澇則高處稍熟而低爲巳浸沿河者流潦不常鹻薄者樹藝不殖必數畝之地截長補短彼此乘除僅得一畝之入 祖宗許開墾良爲此也今武清地方迫近京師追賠馬匹起運糧草欵柴人夫京班皂隸等項賦繁役重爲生已劇所未逃者顧戀地業盡力耕種以取給旦夕未忍逃亡今若計畝丈量餘盡豪奪歸之外戚彼安所復討哉臣知其非死則徙耳自古立國皆重京師爲國根本今真定近在畿內

理宜加厚。此臣等所謂不可盡查者也。疏上，下錦衣衛獄、以科道官交章論救而免。其後壽寧侯張鶴齡有河間賜田數百頃，欲併其傍近民田千餘頃得之，而乞均其稅于民田之無稅者，所賜田乞畝稅銀二分。戶尚書周經執不可。言河間地多沮洳。此因連歲，民即退灘地耕之。因稍有收。遇潦輒沒。倘即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銀三分。而此獨二分。人皆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藩異矣。又 憲廟后妃家亦有私田。與今賜田比。一切等之，彼無以為業。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國戚異矣。屢疏得免。後有以

雄縣退灘地獻爲東宮莊者　上感經奏抵之罪一
時貴戚近幸有陳請經一裁以法皆斂手不敢肆云
嘉靖初給事中底蘊言正德年來大猾投稱湖蕩不
耕之地投近幸勢要具奏建　皇莊比近民田多所
混賴乞查勘于是詔給事中言御史繼祖戶主事希
尹會撫按查覈奏報言自天順成化弘治間建　皇
莊僅止五處餘皆正德年所增計爲田二十萬九百
一十九頃有奇占民地計二萬二百二十九頃有奇
伏望　皇上永念國本　皇莊田租稅照原例畝納
銀三分解部類進　皇親功臣赴關關領禁中官宦

僕毋得出收受。幸甚于是前弊盡革、吏尚書桂萼言北方直隸河南等處州縣以社屯分里甲猶南方江西湖廣等處以鄉村分里甲也祖宗時北方民少地寬遷山陝等處無田之民分屯其地故稱屯時屯民新至僑寓其受地頃畝甚稀社民土著久居其分地頃畝甚廣故屯地謂之小畝。廣地謂之廣畝。此北方之民所甚怨于不均者也。天下任土作貢宜科則較一而南方村分里甲當定稅時吏舞文受賂有輕則重則之殊其在重鄉雖下田不免重則在輕鄉雖上田亦得輕則。又各州縣抄沒之產。時因民間訴訟但

作之租定爲稅糧。此南方之民所甚歎于不均者也。惟北方形勢之家。欲獨享廣畝之社地不肯爲狹地之屯。民分糧。南方形勢之家。欲獨享輕則之田糧。不肯爲重則之里甲均苦。故州縣官欲通行均量即上下貪緣多方排沮故民怨無聊而巳也惟陛下召大臣平心會議均之則絜矩之利遍于天下昔唐家宰龍以御史按江西疏其弊甚痛臣言國初計畝成賦縣有定額歲有常征江西有等巨室置買田產遇造冊時賄里書飛灑之見在人戶名爲活灑有賄藏進絕戶內名爲虛寄有花分子戶不落戶眼者有留貴戶戶不過割及過割一二名爲包納者有過割不歸本戶有推無收有總無撒名爲懸掛掏回者有賄囑京官方面進士舉人腳色捏作寄莊者在冊爲紙上之寄在戶皆空中

之景以致派糧編差無所歸者俱小民賠償小戶逃絕責之里長里長逃絕而糧長負累由是而戶口日耗盜賊日昌告訐日滋江西此弊吉安為甚臨江次之故遇僉編糧長大小對立親戚相讐而請嚴田糧詭寄影射書筭飛灑之誅乞令守巡分詣地方督州縣將飛詭弊源重者隨田丈量輕者隨戶清理窮首尾之因度廣狹之則定高下之科分肥磽沃之等均崩灘閒墾之數各將原糧塡入原田歸之原戶而圖總都總縣總造流水冊十本甲各收藏縣因大造冊四上府州縣上南京後湖收架俾因戶推田因糧編差戶與糧有一定之則便胡尚書世寧言立國者于平定之初不能復古授田之制中葉而後

安定成俗而云均田田未易得均也今可議者惟江南田賦等則既多。而里胥飛灑之弊繁。江北豪力之家田不輸糧。惟小民原業舊田輸之。而貧富愈不均。宜權救弊之法。通行天下田畝。各以本州縣額稅為率。田廣狹不均者。各丈量而均一之。其北方土曠收薄。南方江湖砂磧山岡埆之田。倣古人上田一夫百畝。中二百畝。下三百畝之意。而量寬其畝。或令倍折。亦不為過。餘履畝丈之。或以變更田賦舊額為疑不知田之制賦。視穀入多寡為差。非可以額拘也。宣德中。因知府況鍾奏減蘇州官田糧額。因未嘗以舊

制爲拘矣、昔在聖王仁政之行、必均貧富、惟分井授田之爲急、後世乃有均田限田之法、今既皆不可復、惟均其田賦、俾有田者有稅、無田者無之、毋使富民重貽貧者之累、而猶曰不可、則必富者蠶食浸殄貧者、椎肌瀝髓、相摧于逃亡流徙、而後以爲得與、當是時安福通縣糧四萬三百一十石、而虛糧乃至七十石有奇、民困甚、鄒文莊守益大患之、言于劉、呈于撫按、列訴于藩臬郡縣、請丈量、而豪有力者鼓衆阻其事、府推官危嶽閱簡冊、詢土宜、備得其根影、以爲丈量法莫善于鄉有其人、莫不善于吏與其事。今鄉有

人焉可矣

卷終

入編類纂卷三十八

由史編

戶曹類

賦役書下

萬曆初　皇上用輔臣議行丈量法大均天下之田賦且諭言所爲均賦者用蘇民瘼非盡地利求增稅也於是府州縣無敢不舉行丈量法者撫按官嚴督核課殿最其清强敏練撫字忠愛之吏得因自效而諸方田法令纖悉明具人習步算而賦以大均雖斯弊時有繁費時有而一時虛糧賠累之病不致大折

閱如異時矣成化中陝西荊襄唐鄧間川谷綿千里饑流逋聚者無慮百萬人錦衣衛千戶楊英使河南見之以爲不早輯必亂疏請選良吏賑恤之以漸散遣願占籍者聽不報而劉千斤之亂旋起其後李胡子復亂都御史下有司捕逐顛越死者甚衆祭酒周洪謨閔之著流民說以爲東晉時廬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滋縣於荊江之南陝西秦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特以寧謐誠令諸流民於附近州縣聽令著籍遠者設治所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繇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而又何

逐焉成化中流民復集右都御史李賓援洪謙說具疏上　詔右副都御史原傑涖其事傑馳詣鎮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延問諸流民父老宣　上德意父老皆叩頭受命願著籍爲編民傑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藩臬官簡才分綜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以閒曠田令開墾供賦而建郡縣以統治之割竹山鄖津地置竹溪鄖西縣割漢中洵陽地置白河縣陞西安之商縣爲州而析爲商陽山陽鄖唐縣南陽汝州之地而析爲桐柏南召伊陽皆流寓上著參錯以居又即鄖陽城置鄖陽府統鄖縣竹山竹溪

鄖西上津房六縣之地而置行都司及鄖陽衛其中畫既定乃疏言民猶水也水性就下猶民之秉好德也曩劉千斤煽從之倫豈必皆盜設其時建置州縣簡賢能以撫字之庸詎有今日哉撫幾不戢幾成大變今誠建官設師以撫綏之輕徭薄賦以慰薦其心佩犢帶牛以化成其俗則荊榛彊土入貢於版圖反側著生安枕於田疇策莫良於此因薦知鄧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州縣並選才以克且樂御史吳道宏以自代上悉報如章擢道宏爲大理少卿撫三省入郡民進傑右都御史尋陟南本兵未上卒漢南新民

聞之、爲罷市流涕祠祀焉、京畿西北多高山大川、東漸海沮洳、歲霖雨輒泛溢爲患、嘉靖中給事中桼鰲言畿輔之地、北抵涿州、南距慶雲、土曠人稀、生理鮮少、然水土深厚、地沃饒可田、乞選江浙士爲之長吏。使訪募江南田作、隨其地高下以耕、或鑿渠畜水、或築堤環田、畢力樹藝其中、仍倣古孝弟力田之科、有能以千夫耕者、即以爲千夫長、有能以萬夫耕者、即以爲萬夫長、而監司守令、以能勸課農桑爲殿最、即三數年後、穡事登盈、京輔充實、必且有萬倉之積矣、王畿足而天下從可足也、詹事霍韜亦言自眞定至

永平諸州近邊境多山澗之泉惟北人不知水利覆以爲害能任選守令勸民農開導溝洫旱灌潦泄所收自倍沿溝之堤遍樹果木亦得資生不惟變鹹輔荒瘠之地使爲富饒且使戎馬百萬卒然而至有限阻而不得决驟亦古昔明王設險固守國之道也皆須後未行先漢寬大弘簡之政結于民心莽爲苛虐黎庶思德並起而繇之蓋其感也光武明章之世遵前度不改至靈帝好蓄私藏歛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宮名修宮錢每郡國貢獻先輸錢內府名導行錢調廣民困獻少費多漢遂以亡晉既平吳制戶調戶丁

男課田者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半之諸邊郡或三之二遠者三之一不課田者輸義戸米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筭錢人二十八文蓋合漢田賦口筭而一之而特制丁男一人占田七十畝餘丁男半之故行也及晉東渡百姓從而南者並謂僑人散居無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卑濕無蓄藏獨諸蠻陬服屬者令各隨輕重收財物以俾國用後軍將軍應詹言一夫不耕人受其飢而軍興已來饟餉轉漕朝廷宗廟百官之費繁工商雜役流寓傭奴不農桑而游食者以十萬計今不爲開立美利而望

國給人足何可得也今江西良田曠廢日多正宜籲流人興復農官如魏氏故事詔從之咸和中始度百姓田取十之一率畝三升後罷其制王公而下人率輸稅三斛惟蠲其身役于賦法益遠宋仍晉謬而元嘉之政責成郡縣民頗殷富武急徵斂患郡縣遲緩遣臺使督之操切苛迫尺布百錢之逋徵倍蓰不啻民不堪命叠彈痒耗矣元魏之初亦用戶調一夫一婦帛一疋粟一石後因人貧富爲三等九品之制賦依田爲賦太和之治始一準古班祿之制賦百官粟帛焉周文帝始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司賦

掌賦均之政令司役主力役之徵令自十八至六十
四而賦有室受田者歲爲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非
桑土者布一匹麻十斤丁中半之豐年全賦中年半
之下年三之一凶札不賦人自十八至五十九任于
役豐年三旬中年二旬下年一旬起徒役無過一人
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其家不從役癈疾非人
不養者一人不從役凶札無力征叅是時蘇綽爲法
依于古然猶重恨之居常歎曰今所爲制如張弓非
平代法也後之君子孰從爲弛之其子威傷父志開
皇中事請高祖爲納言疏請減賦役甚力高祖方躬

節儉勤于治悉從之故百姓雖遇水旱而戶口歲增其後以江表混一益竟徭賦十二年有司言庫藏充滿請更置上大驚曰朕薄賦于人又經大賞何得然對曰歲用計出納常相當而稍存其贏出者不多納者不少以故饒上大悅下詔言既富而後廉耻可興寧藏于民無藏府庫焉唐宗著令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里立手實法歲終具民生死與地濶狹之數為鄉帳上之縣縣上之州州上之戶部又為計帳具來歲課役之數以報度支量戶口資產升降為九等定戶以仲年子午卯酉造籍

以季年辰戌丑未籍成上計部而留其貳于州縣其賦役之法有三曰租曰調曰庸古者公田籍而不稅私田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而事難均撿制丁男一人授戶分田百畝歲輸粟二石謂之租言以公田假人耕收而稅其租入也限其土之產歲輸絹共二丈綿三兩其無蠶桑之地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謂之調言據丁戶所樹蓺調而取之也中歲定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庸日三尺謂之庸言人出絹而當庸直也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租調俱免水旱蟲蝗之災十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

租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租輸入先後以歛穫早晚地險易遠近爲差同輸者收先遠民皆令民自槩量庸調輸以八月上供以九月州府歲市土所出爲貢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鷹犬非有詔不得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而天下財賦所入一歸之左藏大府以時上其數而尚書比部歲會其出入當是時天子躬儉約于上藏乘輿服御放宮女加意于窮民又蓄兵以府衛故兵甚設而不費設官有常員故官不濫而易祿開元初定庸調絹美不過精惡不過濫幅尺有八寸長四丈江淮輸運苦遠凶年樂輸布絹者聽民

門戶高丁多者率與父母別籍異居以避徭其五丁免一十丁免二以侍養孝者者蠲其徭諸任官應免課役者給蠲符蠲之蠲符至注免時海內富實天子心驕于逸樂錢穀之臣楊慎矜宇文融王鉷等爭朘削結主恩矣當是時租庸調歲額外進錢百億萬緡貯瓊林大盈庫供天子燕私比兩京陷而諸所蓄儲適遺大盜積肅宗即位至籍江淮富商訾以給費吳鹽蜀麻銅冶皆有稅鬻官勳爵邑告身度道士僧尼而猶不給也大曆中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市輕貨以為百官給又有地頭錢畝二十復以國用急不及秋

青與徐有功並傳

方苗青而徵通號青苗錢後增乃至倍寳應中租庸使元載言江淮雖經荒亂視諸道猶爲富實乃籍八年租調之違負者罪徵而擇豪敢吏爲縣令均之民不問負有無獨察民有粟帛者籍所有中分之盜賊大起其時理人吏獨元結爲弘寛當是時回紇助師收兩京歲送馬十萬酬縑帛百餘萬後河湟六鎮既陷歲發防秋兵三萬戍京師資糧百五十餘萬諸鎮擅地日治兵結壘天子不能繩以法獨留意浮屠言熒幣玉度支禀賜僧巫歲鉅萬計其蕃夷貢獻未報若失職未叙者食度支歲數千百䀌財㦧竭矣德

宗即位相楊炎炎爲上言財賦國家大本前世多尃相掌其柄、備或乃耗亂、今獨委中人大臣不得知其出入請出歸有司上即日詔財賦歸左藏先是租庸調法以戶田丁產爲宗及天下兵起版籍墮散而戶部按空文責租庸所在科征名目橫出追趣取辦無復常準富人多丁者爲宦學釋老以免責而下戶殘瘁亭逃徙爲浮人土著益寡炎疾之更兩稅法以其一制先度國家百役萬用上供留州之數而賦于人量入制出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籍人無丁中以富貧爲差行商所至稅三十之一度行稅與居者均使無

僥利居人之稅以夏秋兩徵之夏稅毋得過六月秋稅毋得過十一月鰥寡孤獨不自給者免天下之民不土著而地斷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諸租庸調雜徭名目畢省而皆總于兩稅法簡易歸一民稍獲其便會朱泚王武俊田悅以兩河叛而用益不給于是借富商錢增兩稅錢諸道關津各置吏閱商錢緡稅二千竹木茶漆十稅一趙贊復請稅屋間架算商除陌而民益愁怨于是涇原兵反而天子出居奉天其後奉天之圍解諸道貢獻之物稍集上因圍城中久苦財不給重積財于行宮廡構瓊林大盈庫爲內藏

學士贄見之大驚時上方倚信贄亟去其獘其後天子益憂乏財謂相李泌言往歲諸道貢獻錢五十萬緡今歲僅三十萬緡用不足柰何泌欲廣帝意開其邪即對曰古天子不求私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勿受貢獻及罷他宣索必有須獨降勑折税毋使姦吏得因緣爲奸上從之然數有宣索勑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已方定兩税時諸郡邑獨取大曆十四年科率最多之數爲準諸備急供軍折估宣索諸名色一之于兩税于爲賦已重尋以軍興貫加征二百勑事畢停止已竟不罷初定税時計緡

錢爲筭而納稅配綾絹計錢爲估絹一疋直錢三千二百後物價益下絹匹直錢千六百輸一者過二及度支以稅物頒諸司又給本價爲虛估而謬以濫惡見劾督州縣剝徵故賦名不增于舊而民困又初定稅時敕兩稅外加斂者以枉法論而朝廷宣索諸州上供異賦民獨陽避微文科役則廣其課而狹償其庸命曰召顧科配則精其入而麤計其直名曰和市比大曆之數復倍是時分天下兩稅爲三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而方鎮藉上供送使之名取民無限度相裴垍請諸道節度觀察所在留州送使錢

以公估準物貨、其捨公估計私直貺以自潤者禁、使府有調費、但取諸所治州不足、乃取于所屬州而送使之費頗減、相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宋興歲賦之則約有五一曰公田之賦謂官田屯田營田賦民耕而租之者也、二曰民田之賦民所自占田輸賦粟者也三曰城郭之賦謂宅稅地稅四曰雜變之賦謂牛革蠶桑食鹽隨地產而折輸之以賦也五曰丁口之賦計丁率爲賦諸皆輸之府州縣有常處而移此輸彼移近輸遠移有餘補不足曰支移諸歲入有常物而國所須用計其直相抵當令轉折以代還曰折

夔州郡催理賦稅及九分以上版曹置勿問令得操其贏爲民補助曰破分自宋祖承五代之亂王師所至務去民疾苦諸無名苛細之歛畢蠲水旱徭役即蠲除倚閣無虛歲倚閣者凶歲蠲不征需後復遇凶歲輒蠲之其賦入有二十而稅一者有十五而稅一者五代時命吏歲檢視見墾田定租吏緣爲姦太祖詔許民闢田墾土州縣毋得檢括止以見所佃爲額懲五代重歛之弊而選官涖京畿倉及諸道受租斛有掊克爲增羨者輒抵罪甚者棄市自唐末兵興方鎮皆留財賦自贍取于民無限度至是轉運關

命大臣權所在場務或以京朝官監臨已諸州立權
科院設通判主之而賦稅畢上供有額矣景德中廣
南西路轉運使言康積賓向諸州民墾田未輸賦者
請檢括定租上曰遠方民。宜省徭賦寬假之奈何因
之乎亟命停罷先是縣吏以增戶口升等加俸吏有
析主戶爲客戶登籍冒賞者詔禁切之雍熙初詔諸
路民丁錢其未成丁若年老癈疾者皆免天聖初命
有司取景德中歲用較今出入而省其不急者干湜
祥符齋醮宴賜諸宮觀之奉咸省仁宗又清心省事
以幸天下而元昊竊發邊久無儲廣募兵以應卒而

調繁三司使賈昌朝言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度僅充今期月之用三分二在軍一在冗食今蓄備枵然天下久無事而財不藏于國又不在民倘有水旱盜賊之急計將安出乞下有司議于是議省冗費減皇后及宗婦郊祠賜予之半而皇后嬪御宗室刺史各上俸給以助興惟帝亦罷左藏庫月錢以佐費公卿近臣亦各請減郊祠所賜銀絹急國也及西事解三司使王堯臣言臣攬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前乘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蓋增以兩倍而元昊稱臣西事幸解宜急汰省而調用無所減將國力日

屈于是下詔責邊臣及轉運司趣條議蠲除及徙屯兵還內地汰其老弱若并省官屬事矣然所減無幾加以宗子蕃衍充仞官邸官吏冗積溢于位而財賦益不贍神宗即位思積弊欲更新之有司請造龍圖天章閣覆闌檻氈上不許曰諸殿闌檻故弊用覆之何爲儀鸞司缺氈請命河東料毛造之上曰牛羊司積毛數萬斤同糞壤不取而欲遠取勤民爲乎毋太息古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爲民病也當是時吏員猥多州郡有待闕官月料之費置宮觀差遣以處異議有宮觀官俸給之費宗子屬益疎補外有宗子口

務之費而熙河岷洮西夏南交之師役騈起費又以鉅億計于是經入竭于上民力屈于下而國以遂憊矣益其時謀國者惡異喜同輕而易變皆新法爭役法讙然即尋常閒失得以相較而不皆適于本于是安石意愈激持益力而行愈悖拂不孫于理也宋役法因前代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督課賦以耆長公聽察以弓手壯丁司追胥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各以鄉戶等第人差充後隨時視其戶差次而升降之太平興國中京西轉運使程能言諸州戶供官役無等請定為九等著籍上四等

輸以次任役餘五等免詔從之惟里正鄉戶爲衙前主典庫藏輦官物有折耗賠償往往用破家又時采姦生命官形勢之家占田無限制皆得役衙前里正戶長之役而齊民獨困急于錄乃僞爲券售田勢家稱庄佃以避役民益困不營生自弛即多樹桑一株畜牛一頭餘二歲糧數疋帛輒見指目爲殷實推當衙前蓋困弊甚矣熙寧中州郡有衙前越千里輸內庫金七錢者吏恣留難至踰年不得還神宗廉得大傷之議變法于是制置三司條例司言古者致民賦以祿在官故民不苦役而官得人以爲用漢世宰相

之子然且戍邊故苦樂齊而力均今鄉戶憚差役之苦不盡出于南畝而有司又緣差役侵漁之一夫為役舉家失業又品官家皆得復役而小民重困宜先總州若縣應用顧直多少之數隨人戶貲產高下以差次出錢顧克役者在官名免役錢其坊郭等戶及未丁單丁女戶等覲品官之家舊無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取足用顧直而頗寬其數增一二分為水旱缺乏之備名免役寬剩錢如此則官有錢以顧役而民輸錢訖即弛然退自力于為生而衙司縣吏誅求巧舞之奸一無所得施便方罷遣衙前時開封府縣主

百人各自欣幸如更生散去、其後州縣希提舉司旨廣斂民錢爲免役、又省役額損役直增科率爲寬剩、錢、而民始告病、又官自顧募則官病招顧無上戸類、獨得市姦、即希藏網運多失陷官、又病又其時青苗市易均輸兵興費並起畢賦民、民艱得錢、則最病此兼其時其人之病而有之、不獨法病也、青苗未散而已斂、方田山稅等具號名田賦支移之實、令民以所占地里而輸錢已反覆紐折、至數倍于初而費猶不給也、于是內侍楊戩主後苑、爲上言汝州地可爲稻田者、置務掌之、租入可數萬以佐費、乃置稻田務、已

拳

止此數

行于府畿名公田務其後南暨襄唐西及澠池北踰
大河方諸民田步畝稍溢于初券者輒名公田令輸
公田錢而山東河朔荒逃田與河堤退灘租稅舉入
焉皆內侍主之名應奉局督責峻嚴部使者至自督
御前租課民輸公田錢外即正稅衍閣不復能畢輸
矣已又創增鎮柵市易務官賣石炭增至二十餘場
尚書左丞宇文粹中爲上言近歲南代蠻獠北贍幽
燕關陝緜茂諸邊之事日起而山東河北寇盜竊發
賦斂之歲入有限而諸支費皆盡取于民故陝右上
戶棄產而居京師河東富人棄產而入川蜀河北寇

帶衣被天下而蠶織休廢諸路取辦目前不顧其後穀麥未登已閙俵糴蔵賦已納復理欠逺罷應奉而求珍奇民積欠一路至數十萬祖宗時上供四百萬無額上供二百萬京師商稅店宅務抵當所攤錢僅百萬三司以七百萬之入供一年之費而有餘近諸局務應奉等司截撥上供督辦科額而繁富路分一歲所入已倍于上額耗妄百出而不給于用也是時天下財賦所入分御前朝廷戶部爲三其措置裒歛興支用各不相知故上溢下漏而民以重困迨哀痛詔下諸應奉非泛科額並罷而二帝竟北矣宋南高

宗在河朔親見民疾苦又經韃既久慮民隱稍深嚴守令違詔科率之禁下詔曰朕惟國家養兵之費取吾民甚苦而吏莫之恤緣軍須掊斂無藝極朕甚悼焉監司守朕所寄以惠養元元者也而漫不加省朕將何賴焉其察所屬爲侵漁者按劾聞統制張俊乞請賜田及所置私產租上許之三省言國家兵革未息用度至廣陛下哀閔元元俾士大夫及勳戚之家與編戶等蓋欲寬民力以厚下也今俊得免即當均其稅于齊戶是使民爲俊代輸也方今大將不止俊一人使各援例陳乞將何以拒之上以示俊曰

朕固不惜第公議不可違耳、其後秦檜用而貪猾齎諭諸路暗增民利十七八爲上言國家經費惟仰二稅乞禁諸路請蠲免者于是命其黨曹泳責荊南已蠲口賦二十萬緡甚急民以重困、右承議郎魯冲上書言臣前任宜興以一縣計漕計合收窠名目有丁鹽坊場課利地租絲租紵錢等歲入不過一萬五千餘緡、至其支發有大軍糴本造船軍器物料若上供等錢及天申節銀絹錢之類歲不啻三萬四千緡、又有見任寄居官請俸及官兵經行批券請給與州郡非泛督索無虛日是使爲令者惴惴惟征斂是急朝

不恤民共
下恤康令
節儉貪令

不謀夕亦何暇爲陛下奉行寬恤詔書承流宣化也。令銓曹有縣令二百餘闕無願補者正緣長財賦督迫被罪而避之耳願加意節儉而飭監司守經制其

中孝宗受禪歲蠲積欠以蘇疲民秘書監楊萬里言民輸粟于官謂秋苗舊以一斛輸一斛今二斛矣輸帛于官謂歲稅舊以正絹爲稅絹今正絹外有和買矣。舊和買官給其直或以錢或以鹽今皆無之又以絹估直而倍折其錢矣。舊稅畝輸免役一錢今額歲增無紀極矣。既一倍其粟。又幾倍其帛又數倍其錢况月椿版帳。又幾倍于祖宗之舊幾倍于漢唐之制

者乎陛下欲安國家當自厚下始欲厚下當自薄賦斂始欲薄賦斂當自節用始。又臣僚言陛下登大寶而來蠲賦之詔數下。而吏胥攬戶輒已先期督小民急輸。及詔下則所放者吏胥之物所倚閣者攬戶之錢也。是以寬恤之詔雖頒而愁歎之聲如故。竊觀漢吏恤民之詔多以減民明年田租爲文意豈慮是乎。今宜倣漢故事先期示使民沾隱恤之實惠。監察御史陳求魯言今常賦爲額已重近乃預借一歲至再歲三歲甚乃至五六歲以百口之家計之雖罄永業然且不給將流亡隨之此公私俱困之道也今宜併

省州郡俾縣令得專達究心于撫字法藝租出京朝官爲令之與重其權蓮光武擢卓茂爲三公之意激其氣然後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廣可裁其橫斂而民瘼有瘳也金華松陽民汪灌等首倡義度其時里正一歲之役長短相覆無慮費三十萬乃自實其貲爲三等定著役之差次于籍衆劃公田之以其粟佐當役者役先後視籍田多寡視等他日戶升降則告于衆而進退之歲三月衆畢會挈豕釃酒聾里正以授新里正成禮退而役以太平名之曰義役約初成上其書于府願爲有司所持灘任以爲必何

行也行之後三十年役之訟不抵于有司俗大擬治郡守呂芾上其事號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風葉侍郎適時爲令愧之曰民誠義吾有司之失義甚矣國家稽古定制以版籍敷天下之丁以墾田定天下之賦稅洪武三年詔戶部籍天下戶口以置戶帖戶各具其姓名年歲貫址夫家之數爲帖已著之籍編勘合州縣用半印鈐記之籍上公府而帖給之民令有司以時聚焉歲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壇下薦之天祭畢而藏之十四年詔天下府州縣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推丁糧多者十人爲長餘百戶

爲十甲甲十人名全圖其不能十人或四五或六七人名半圖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各編一冊冊首爲總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繫于百一十戶之外著之圖尾曰畸零帶管冊成上戶部而省府州若縣各存其一以待會比十年有司將定式給坊廂里長令人戶諸丁口田塘山地畜產悉各以其實自占上之縣縣官吏比照先年冊諸丁口登下其死生其事產田塘山地貿易者過割其糧稅其排年坊里長消乏者于百十戶內選丁糧近上者補之有事故戶絕者附畸零而官吏里甲敢有團局造冊科歛

害民及人戶自占以實阻故抑不攢造者以差次科罪其欺隱影射飛灑詭寄者罪如科其庵院寺觀僧道已給度有田者具編冊如民科其土官邊遠里甲如實編不式餘裔夷不編冊既具州縣正官躬親磨筭訖類編填圖署銜名上之府府提調正官于所屬州縣文冊躬親磨筭訖類編填圖署銜名上之省司省官如法上之部年終進呈送南京後湖收架歲委監察御史二人戶科給事中一人督監生清比違誤撿暴蠹浥叅慎重至矣戶三等曰民曰軍曰匠而境內民有儒有醫有軍有校尉有力士弓鋪兵匠有廚役

裁縫馬船之類若近海有鹽寺有僧觀有道士畢各
以其業著籍而人戶以籍爲斷民父母存若亡而兄
弟出分及贅婿乞養子歸宗另爨者聽異籍惟軍匠
有清勾以異籍爲現避禁不聽其土田二等曰官田
曰民田官有官田有職田有學院田有沒官田若斷
田皆謂官田蓋倣古公官田惟官田則起科而沒官
田有一沒再沒至三沒者等則遞以增而米一石折
銀二錢五分民所自占得買賣之田有新開有沙塞
與寺觀田皆謂民田蓋倣古口分用民田準民田則
起科而等則各以其地宜爲差租二等徵以夏曰夏

稅徵以秋曰秋糧夏稅農桑絲也桑植者農而蠶事以夏登而名秋糧有本色有折色具稱米折色以米斷而穀至秋始成也夏稅毋過八月秋糧毋過明年二月府州縣具如期徵輸而蠲征有恩蠲有災蠲恩蠲十二災蠲十九丁二等曰成丁曰不成丁民始生登其名于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丁成而役六十而免婦女若不成丁不役役三等以戶計曰里甲以丁計曰均徭上命非時徭曰雜泛府州縣驗冊丁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毋放富差貧民年七十以上許一子侍養免襍泛役寡婦年三十前夫亡守

志迄五十不改節者旌其門免其家徭而品官免役視職秩爲差官故仍免徭三年凡天下夏秋二税所入各以其地産爲其後徙都北平漕江以南粟四百萬石輸京師食百官京衛軍而淮爲重鎮漕粟淮給淮軍而宗室分封日蕃衍無限制于是本色起漕米有京倉有通州倉京倉十八通倉十二折本色米輸銀京或內帑或太倉內帑十二太倉十八官田折色銀太倉十一內帑十九司徒郎曾輿曰解京百兩耗銀五兩以百萬計之耗銀五萬戶部類送則耗銀全作正支內庫收受則耗銀不入公文不可稽指矣諸親王府有祿米各將軍府俸有將米各省三司俸府州縣官吏俸

及學官弟子員勝畢具賦其中戶工部所派存留起運該納之科又歲各不同吏緣爲奸而殷實戶爲糧長者永充無易勢能爲細民重輕得賜浮科而斂之是有徵收糧既訖不起運轉展爲貿易至起家累年萬而蕩者將國稅爲淫湎事覺至質田宅質妻子累親戚賠償而瞑身滅世也于是都御史韓雍撫江西疏請糧長除品官外諸錢糧近上者以甲爲差次務從公僉充諸糧目覈部所下京廠派單若諸當輸納者釐十則如目派刻布之自千石以至升斗無不均一故頭緒易尋分派易畢而諸里甲派銀全圖陸兩

半圖半之亦具數條、布山野、細民粗知布算者、皆曉然于賦役派算之目、即宿姦巨猾莫之能欺、是以數十年江西民間尊奉韓都則例如金科玉條莫敢變

自唐宋來天下賦江南居十九浙東西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又居浙東西十九實都江以南府州縣之半元末張士誠據吳中抗王師者十餘年 上憤其久不下民困于苛暴而更爲守死無爲也籍諸諸豪族田沒入官而按其租入簿爲定稅額徵意獨以示懲後、二年而蘇逋稅至二十餘萬計部奏上、一上憫然錫之十三年、命稍減其額、舊一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

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定三斗五升餘如舊而正統初從巡撫工侍

郎周忱請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畝四斗一升以上定減額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若定減額二斗其斗一升以上至二斗定減額一斗而蘇州減賦糧至八十萬石有奇當是時蘇州逋稅至七百九十萬石在常松

亦然忱以大臣交薦超擢至閱籍大駭召父老問故

與知府況鍾曲筭疏減若八十餘萬大患在勢豪于

是創為平米法官民田畝皆畫一加耗而請工部鑄

鐵斛為式下之民令瀕于水次立舍囤收曰便民倉

徵為米畢輸立支撥簿以轉運灌輸初年正米一石

收加耗米七斗以待撥比運期酌所兌遠近為支撥

京通倉遠運率正一石而支三為舟楫剝淺諸費其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差次定支立綱運濟以填出銷入其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曰餘米次年餘米多減加耗為六斗又次年益多減耗為五斗最後令縣各立倉貯羨餘米曰濟農而三府歲運米百萬石貯南京倉會廷議下平糴之令而濟農倉之粟大裕于是凡運輸風飄盜奪者以國服轉假俟秋成抵斗還諸民夫餉圩岸開浚河渠者得計口給餉擇縣官廉公有威與士民之賢者掌濟農之籍而司其出納驗中下事力及種田多寡給之秋成并稅糧並輸凶歲

再賑、不償者、來歲不貸、諸條約甚具、皆恍爲親齎其
當、于是歲連旱而民不知飢、凡役法視冊籍上中下
戶爲之等、率五歲而均徭、徭之言繇也、本名丁庸狀
承符人揀稻衙前而名、又五歲而充里長甲首、做古
里魁坊正而名、値里甲畢、即以其明歲爲經催、已因
用爲糧長、皆起于役、于田賦不相及、里長甲首本令
以督辦貢賦追攝公務而止、而均徭至重者、若庫子
若倉戶、亦獨以看守庫藏廒倉、非使有與也、其後乃
頗、約、省、部、上、供、若、官、府、春、秋、飲、社、存、恤、日用、諸、經、費、
令里甲各賦錢以供、曰里甲銀、其均徭約十歲中各

色雜目宜均之民者編第之、或力或銀、各從所便、爲共曰均徭、意主于便民、以爲里甲錢入官、則單細戶可弛然除無承直之擾、均徭顧役行、而民亦黍然衣食、租稅無若也。而洪武中、令丁言凡祇應禁子弓兵等、毋得差點糧多人戶、俱于市民僉充、豈非以富有糧者、祇應官、即易爲侵漁。故重爲之禁與。稽冊籍則富商大賈多積厚藏、得免役。而土著困累人戶。則官吏里胥輕重其手、恣胸臆、而小民處二者均弊、而專論丁糧、庶幾猶古人租庸調之意焉。徵一法、一條鞭一[illegible][illegible]諸法、于在所各異、咸稱便利矣。徵一法者、都鄉

史歐陽鐸撫南畿時督儲法也鐸督十郡糧儲曰吾不虞它七郡獨虞蘇松常最甚者蘇夫蘇漕餉當天下半即不給當如國計何厥田雖有上下然猶伯季耳季畝僅至五升而伯十五倍之如蘇何旣而曰版籍糧業不可擅變而加耗歲會固巡撫之所職也昔周文襄據田以行法吾當因法以補田令府州縣各總其畝之額而丈量田以正畝括其徵米徵銀之凡而計畝均輸之乃請于　上科則不易其舊而比其最重者與其最輕者稍以耗損益推移之重而不能盡損者爲遞減耗米派輕齎折除之以陰見輕輕不

能益者。爲徵本色、遞增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諸推收田者、從圩不從戶。田爲母。人爲子。又令民歲以田出緡錢顧役。毋得仍十年之舊。裁省郵置濫費。定收納例凡數十百條。與蘇郡守王儀推行之。曰徵一法。于是諸郡糧雖不得減。而得均。方法之行。豪右梗其議。大學士顧鼎臣曰。徵一法行。吾家增輸且千石。然爲百貧家減千石矣。固當爲國遠慮。不可易也。綱銀者。舉民間應役歲費。丁四糧六。總徵之。在官法易知。不繁猶網有綱。一舉而盡也。一條鞭法者。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徭里甲上貢

顧募加銀類若干遞爲一條總徵而均支之也其徵收不輪甲遞一縣丁糧均派之而下帖于民備載十歲中所應納之數于帖而歲分六限納之官其起運完輸若給募皆縣官自支撥蓋輪甲則遞年十甲充一之歲條鞭則合一邑之丁糧充一年之役也輪甲則十年一差出縣多易困條鞭令每年出辦所出少易輸譬則十石之重有力人弗勝分十人而運之力輕易舉也諸役錢分給主之官承募人勢不得復取贏于民而民如限輸錢訖閉戶臥可無復追呼之擾夫十年而輸一兩固不若一年一錢之爲輕且易

也人安目前孰能歲積一錢以待十歲後用者又均徭之法通州縣徭銀數不可得減而各甲丁糧多寡勢不能皆齊丁糧多則其年派數皆輕丁糧少則其年派數加重固以不均而所當之差有編銀一兩而止納一兩者有加二加三加四五六者有倍納四五倍納七八倍納者甚且相什伯則名爲均徭實不均之大者今令民間加納之銀俱入官正派之數均輕重通苦樂于一縣十甲之中役人不損直徭戶不苦難固便如金銀庫革定名徭編之舊照司府例納銀爲募人工食費止令巡守不與支收其收支委之吏

則毫末承稟于官需索者不得行誅求者自斂又以
時得代不久若查盤吏有身役固不得竊庫銀而逃
倉中斗給于舊有募充親充親充償所耗固當而募
人爲看守其耗折亦從戸自償彼守而此償適敎之
使盜也今募吏充歲加脚費折耗責之勢不敢自盜
年終無浥爛之憂又甚便諸遞運夫馬俱官吏支應
勢不得多取即用之不敢濫其大都徵附秋糧不雜
出名目吏無所措手人知帖所載每歲並輸可省糧
長收頭諸費利固不可勝矣法本江西按察使蔡克
廉所首倡而諸上議具出王參政宗沐戸部尚書韓

支上奏言本部會天下司府州縣稅糧存留起運若絹匹花絨鹽鈔及運司額辦鹽課衛所所積屯糧而計之大都起運存留錢糧有事故得停減而歲入往往不及額國家宮禁邊防經鉅費年異月增而歲支往往過原額二者相乘而在內在外一歲之入恒不足供一歲之所出切爲廩廩也嘉靖中耗弊滋甚會

上命翰林開局集官續纂脩大明會典詹事霍韜廣

上意具疏言臣竊查得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頃弘治十五年存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失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是宇內額

田存者半失者半也臣查天下額數若湖廣額田二百二十萬今存額六十三萬失額百九十六萬河南額田一百四十四萬今存額四十一萬失額一百三萬此失額極多者也非撥給于藩府則欺隱于猾民不然則冊文之訛也何以致此廣東額田二十三萬今存額七萬失額十六萬夫廣東無藩府之撥給疆里如舊非荒虛於寇賊則欺隱于猾民不然亦冊文之訛也又何以致此由洪武迄弘治閒歷歷百四十年耳天下額田已減強半更十百年減失又當何如伏望敕行戶部考洪武初年額田原數查弘治十五年失

額田數今日額田實數迭館稍纂再按天下洪武初年戶一千六百五萬餘口六千五十四萬餘時甫脫戰爭戶口凋殘其寡宜也弘治四年承平久矣戶口蕃息矣乃戶僅九百十一萬視初年減百五十四萬矣口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視初年減百十六萬矣國初戶口宜少而多承平戶口宜多而少何也再按天下藩封戶部題稱洪武初年山西惟封晉府一王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郡王鎮輔奉國將軍中尉而下共二千八百五十一位歲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由一萬石增而八十七萬石則多加已倍八十臣考

山西額田初年四十一萬頃弘治十五年存額三十八萬頃失額者三萬頃矣祿米則由一萬石增而八十七萬石額田則由四十一萬頃減而三十八萬頃舉山西而推之天下可知也再按天下武職洪武初年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五年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衛官洪武初年二百十一員今增一千七百員由二萬而八萬增四倍矣由二百增而千七百八倍矣夫額田賦入則田八百萬減而四百萬軍職員額則由二萬增而八萬然猶成化而前之大畧弘治後未稽也再按天下文職洪武初官有定額故數易稽今

冗員日多職數日紊數亦難稽臣考前古若光武中興鑒前世冗官之弊裁省天下四百州縣官止七十五百餘員額數極少者也唐制文武官一萬八千八百餘員額數極多者也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職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逾十萬是職員極冗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今夫天下猶一家也處天下猶夫處家也千金之家一人焉享之其百費饒洽宜也再世有五人焉則二百金之家矣又再世有五人焉則四十金之家矣以四十金之家而復仍千金之費先業不立隳矣

祖宗創業之初猶夫億萬金之家也宗藩之

分封猶子孫也。百官工作也。內臣臧獲也。軍士猶守家之犬也。歲費供億則家之調度也。率是數者皆如祖宗之舊。然且必弊。奈之何耗財者年積歲冗。不知幾倍其益。生財者日消月磨。不知幾倍其損。是猶承千金之後。已落爲二百金之家。而妄意夫千金之費也。幾何而不窮乎。永樂初。湖廣夏稅至期後。戶尚書郁新請案州縣官稽緩罪治之　文皇帝不許曰。賦入令無失經制而可矣。耕種有先後。地利有遠近。何可槩必也。任官牧民。當察其難易。而悉其情。恐有以利之。苟罪其官。必急責于民。吾民殘矣。其勿問。洪熙

初　昭皇帝諭工部言古上貢隨地產不強其所無比年丹漆石青之類槩下郡縣徵郡縣追小民鳩金幣轉貿價騰踴百倍朝廷得不十一而民費以千百何痛也自今于出產地計直市毋槩派擾吾民